

中华传奇

上海 钩沉

各刊文库

- 情累
- 兽兵
- 后宫遗恨
- 赵飞燕别传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中 华 传 奇

名刊文库

中海 —— 钧沉

- 情累
- 兽兵
- 后宫遗恨
- 赵飞燕别传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1991-1992

1000

10

100

100



1997



100

1

100



总 序

多年前，我们曾提出重读张恨水的主张，其所以如此，盖因为当时有些“通俗文学”，如同被高烧弄得神志不清的病人，脏词秽语频出，胡言乱语盈篇，更有甚者，一些低俗下流、不堪入目的内容，也粉墨登场，招摇过市，直弄得涉世不深的青少年读者，误入迷津，年长的读者瞠目不解，怨言四起，从而出现了与通俗文学的优良传统背道而驰的局面。有消息说，为使中国的通俗文学得以健康发展，今天终于有人出来组织一些人讨论张恨水，重读张恨水了。这中间，尽管丢了一些羔羊，但能重修篱笆，也是好事。

通俗文学，也为郑振铎先生称之为俗文学，并有这方面的理论著作留世，可见，中国的通俗文学早已为我们的文学前辈所重视。

通俗文学一向有着很好的传统。

早在一千多年前，白居易的诗就“以六义为主，不尚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姬读之，问解则录。”（《白居易集·白居易传》）在创作上，白居易“不尚艰难”的主张与向“老姬问解”的实践，不只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同时，也为后人做出了榜样。因此，史家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旧唐书·白居易传》）当然，对他的文格与人格，也有人一直在诋毁着，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人多嘴杂嘛。

文学总是让人看的，但是，对文学作品给多数人看，还

是为少数人所乐道，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与做法，这就是所谓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争。其实，作为阳春白雪的《离骚》，并不因其词语的古奥，使人们失去对屈原的崇敬，因为历史总是称道那些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那些低俗下流，并以“下里巴人”为幌子的东西，也不会因语言的浅白通俗，就为人们所赞赏，因为庸俗下流诲淫诲盗毕竟为人所不齿，为人所痛绝。显然，思想内容的健康与否，深刻与否，对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是重要的，通俗文学当然也不能例外。

我们所承认的通俗文学，除了历史上留下的民间文学及创作的通俗文学作品之外，还包括现实中出现的民间文学及以通俗化、大众化为特征、能满足一般读者消遣娱乐的文学作品。当然，优秀的通俗文学，还要做到雅俗共赏。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阳春白雪”，不能“阳”得不食人间烟火，“下里巴人”也不能“下”得污秽不堪，作为通俗文学，尽管语意通达，意趣横生，情节曲折，形式简素，但是在内容上，却应当是健康的，严肃的，深刻的，有益的。这是通俗文学应当具备的首要条件，至于语言的运用，形式的演变，将会以时代的需要，作家的探索，而出新，而立异。也有人说，通俗文学，低人一等，其实并不尽然，正如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样，如若失去宝贵的自尊，还有何尊严可谈？通俗文学亦然，要想为人接受，为人承认，为人尊重，那么，通俗文学及其作家必须自尊，这个自尊不是别的，就是要有一个端正的态度，良好的愿望，孜孜以求的精神，如同为人们创作了许多优秀通俗文学作品的张恨水先生，文学瑰宝《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乃至被称为百科

全书般的《红楼梦》，最初都是以通俗文学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尽管当时不为人们特别是一些道学先生们所认识，所接受，而且，“黑哨”频吹，恶语不断。但是，历史还是最公证的，这些作品终于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不言而喻，这些作品的作者，也一直令我们敬仰，令我们骄傲，何有“低人一等”之说？

人们的文化水平、艺术修养、欣赏趣味不同，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需求，也应当有所区别，有的人为名垂青史的经典交响乐所倾倒，也有的人痴迷于评弹与二人转，这种“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现象是极为正常的。正因为这样，春风文艺出版社在编辑出版了《名刊文库：〈收获〉选萃（1957—1997）》的同时，又编辑出版了这套《名刊文库：〈中华传奇〉》。前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严肃文学或是纯文学，后者则是通俗文学，这些都是从一些知名的刊物上精选出来的，是刊物中的精华，其目的在于让读者用少量的花销，少量的时间，读到更多的有思想有故事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作品，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当今，报刊如林，各有特色，名刊名报，比肩而立，窃以为，编辑出版《名刊文库：〈中华传奇〉》，同编辑出版《名刊文库：〈收获〉选萃（1957—1997）》一样，都是一种尝试，一种探索，而且，这种尝试与探索，还应推而广之，扩而大之，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物质上如此，精神上亦复如此。

洪 钧

1997年12月8日匆草

目 录

总序

情累/1

兽兵/74

后宫遗恨/106

赵飞燕别传/143

情 累

一 情窦初开

每年春天，长安城新昌坊崇贞观南楼都要放榜，榜示当年春闱及第的三十名进士姓名，以令光宗耀祖。

这一日，朝霞散去，艳阳正好，挤在楼前看榜的人层层叠叠，一个个鹅般伸着脖颈。

十六岁的鱼玄机，梳一对坠马髻，左边髻心插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蕾，手里晃动着一枝怒放的又红又香的玫瑰花。她一边嗅着手上的花儿，一边往看热闹的人众这边跑跳而来。

往人堆里挤时，逢有人挡着她的进路，便用那双柳叶眉下的丹凤眼横人家一眼，樱桃小嘴也便跟着嘟了起来。

榜上排在第一名的状元叫李亿。

“恭喜李兄高中！”有几人朝一白袍儒士抱拳相祝，“看来李兄早已胸有成竹，袍似烂银文似锦，白袍都先穿上了。”

“郑兄明明知道，李某平日也爱着白袍的。”那被人恭维的新科状元脸已微红。

鱼玄机闻声，不以为然地扭头瞥了那“李兄”一眼。这一瞥从此搅乱了一颗无忧无虑的少女之心。

原来那李兄仪表堂堂。

鱼玄机扔下手中那枝玫瑰花，再也无心看榜，和谁赌气般地往人堆外瞎挤。

那枝玫瑰花已是只剩一根花茎，花茎上几颗坚挺如少女乳峰的红刺包渐渐变成黑紫色，花瓣在鱼玄机挤进人堆时早已擦得脱落殆尽。

“小姐，你的花儿！”刚刚挤出人群，身后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文雅地说。

鱼玄机头也未回，反而小跑起来。

“小姐！”那声音大了些，飘近了许多。“是好的。”那声音里夹杂着吁吁声，带着热浪，拂向鱼玄机后耳廓，声音到时，一朵玫瑰花蕾也到了鱼玄机眼前。

原来是自己头上掉下的那花蕾。由花及人，鱼玄机面对面地看到新科状元红喷喷的脸。

四目相对，两心悚然。

“小姐是长安人？”李亿打煞住心猿意马，递过花蕾。

“状元不是长安人？”鱼玄机接过花，调皮地反问。

“长安好玩的地方你都这样跳来蹦去地玩个尽兴？”儒子对这样无羁无绊的女孩身上那种勃勃生机总是感到很新鲜的。

“难道天下佳处非得全让须眉浊物竞游不可？”鱼玄机天生不肯让人，方才看榜后的一股不服正无处发泄，此时

却来了个自讨没趣的人。

“如何称呼小姐？”李亿丝毫不觉没趣，但也避其锋芒。鱼玄机气质中一股刺激人的芬芳，令久锢书斋求功名的李亿兴奋。他不禁嗅了嗅刚才拈过玫瑰花蕾的手指，等着鱼玄机回答。那花香还留在指间。

“我不是小姐，贱名鱼蕙兰。是个当垆文君。”说罢，自己扑哧一笑，“不，我没有嫁人，自然也不是寡妇。”

她那幼稚的玫瑰花般艳丽的脸上混合着诱人的辛辣，让李亿忍不住要受她一刺。她却把那花蕾儿放在鼻下，使劲地嗅着，一本正经地。

“那我我是谁呢？”李亿受到感染，情不自禁地抓住鱼玄机的小手，扔下那花蕾儿，拉着她小跑起来。“权当我是司马相如。你那酒垆何在？且待相如小酌去也！”

“你那些朋友望着你呐，李状元！”鱼玄机小跑着，想抽出手来。

李亿仿佛没听见鱼玄机说话，只顾拉着她跑。

接近一爿酒楼时，俩人脚步都慢了下来。

进到酒楼，找一僻静处，李亿礼貌地作了个“请”的手势。

“李亿自庆及第之喜，谨邀蕙兰小姐一人作陪！”

“萍水相逢，蕙兰岂敢贸然侍奉左右！若诰命夫人知晓，蕙兰有口难辩，状元平空惹些烦恼，反而是蕙兰轻率之过。”鱼玄机忽然像个大人似的，世故地说。言语间，既有投石问路之意，也有身世之叹。

“诰命未颁，何来诰命夫人？”李亿是有过婚娶经验的，自然略知女子心思。“再说，李亿得遇蕙兰小姐，陡生文章

知己之感，并无轻慢之想。小姐错怪了李某。”李亿看出鱼玄机的高傲心气，是怕自己把她当成轻浮女子，令其“侍奉左右”，故表示“耻陪末座”。因此，李亿换了位置，让鱼玄机上座，又说：“谢蕙兰小姐点拨李亿失礼之处！”

鱼玄机不再忸怩，心情却更复杂了。二八女十六春，倾慕异性俊才理所当然。如果不是家道中落，自己心气又高，也该出嫁了。听李亿说诰命未颁，言外之意是诰命待颁；又说只是作个文章知己，李亿与自己尚无文章往还，此说分明是支吾其辞。她沉吟许久，说：“且作文章知己。为谢知己之请，蕙兰献诗一首，与状元佐酒。”她略一推敲，吟道：

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

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

她的声音里饱含怅惘与无奈，这种与适才观榜时的顽皮及继而表现的世故成熟都迥然有异的失落甚至绝望，令智者惺惺相惜，令有情人怜而生爱。李亿劝道：

“小姐太伤感了。上官婉儿堪称女中状元，也曾为唐室建功立业，可叹仕途如虎途，一位才女终也落得被自己效忠的李家皇室处死！”李亿说得很大胆，是肺腑之言，鱼玄机感激地说：“身为女子，也只能这样去想了。”

酒菜上来，俩人都没有了小酌的兴致，倒是有温情脉脉像张坚壁，使俩人反而拉开了距离。

出酒楼，便要各自东西。人海茫茫，此时别过，何日重逢？俩人都不免怅然。

“后会可有期？”李亿不甘就此别过，刚走出两步，忍

不住又转了回来，问道。

鱼玄机正慢慢挪着步子，闻声，急忙转过身来。“状元有意重逢，只须问长安城的读书人，便知有蕙兰当垆的酒家。”说罢，掩面灰身，别过李亿，匆匆趑进一条小巷。

她果真是当垆沽酒的女子？鱼玄机在李亿心里的形象更神秘更复杂了，这神秘这复杂自然搅得他心神不宁。

夫荣妻贵，历来如此。

状元妻多半是诰命夫人。诰命夫人穿了皇上御赐的风冠霞帔，浩浩荡荡地到京城住下，陪状元待诏辇下。

这待诏辇下的状元，犹如当今的研究生获了学位等待分配工作一样，虽然有了衣食饭碗，却也要等个一展抱负的打饭的地方。一般来讲，状元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进士总共三十人，其中只一人是状元。

所以，李亿便在百无聊赖中有了作名士的念头，而第一位想要结交的红粉知己自然就是鱼玄机了。

夫人来京相陪，不仅未让他感到皇恩浩荡，反而时时有名枷利锁的切肤之痛。虽然状元做名士无损于仕途，甚至被士子奉为风流倜傥，如杜牧之，玩遍扬州二十四桥，一时传为俊赏佳话。但诰命夫人守在身边，是摸得着的名枷利锁，李亿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掣肘。

正为此皱眉，诰命夫人的娇声响过，便有红红绿绿一大团出现在李亿眼皮底下。

李亿不禁将眉皱得更紧。

诰命夫人十分聪明、贤慧，甚至宽容。她知趣地退缩到自己的房中，琢磨着如何让状元公一展愁眉。

女人自有女人的特异功能，诰命夫人断定状元公不会

为前程皱眉，必定是为女人皱眉。耳濡目染，诰命夫人对上自皇上下至士庶儒子的风流韵事略知一二，她决定为状元公大开方便之门，只有他不对某一个女子动了真感情闹得山盟海誓娶进门来生儿育女与自己平分秋色利益均沾便可。她像历来许多傻女人一样自以为聪明地为状元公买了几个又年幼又水灵的随房丫头。

李亿一见夫人此举，眉皱得更紧了。

“真乃齐人之妻！”

诰命夫人没有看过《战国策》，不知道齐人之妻是《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齐人之妻，此妇怕失宠，巧言令色地讨好夫君。

李亿苦笑，“对牛弹琴！”

李亿去寻鱼玄机的念头更甚，而且行动了，甚至每天早出晚归。夫人问起，只说男人自有男人的事情。

李亿越来越心急火燎地要寻找鱼玄机，是因为他越来越回味到鱼玄机天真纯情覆盖下的感伤郁闷，就像他每日感受到诰命夫人雍容华贵掩饰不住的贫贱庸俗一样。

诰命夫人见买了丫环也笼络不住状元公，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又生一计。她组织了一支李府旧部为侦探队伍，以侍候状元公为名，日令不少于俩人的仆从跟随状元公左右。若状元公将仆从放假，自有忠于夫人的贴心仆从继续暗暗跟踪。

终于，诰命夫人察访到了李亿和鱼玄机的行踪，一时却又奈何他不得。

这时，李亿已与鱼玄机过往甚密，并有许诺要将鱼玄机娶进状元府，只是委屈鱼玄机当妾。鱼玄机没有门第，能

和文章知己朝夕相处已是求之不得，并不在乎名份。何况，她博通古今，深知只要进府，作妾比正夫人更有用武之地，正如皇妃比皇后更受帝王宠爱一样。

于是俩人无所顾忌地热恋起来。

鱼玄机不是名门闺秀，未曾锁在深闺，又生在开明的唐朝，因此像许多长安平民女子一样，懂得许多闺阁小姐不能也不耻的杂艺俗技。

因为曾有一个多年不第的老秀才父亲，鱼玄机自幼便习棋琴诗画，而后家道更衰，又和里巷街坊的顽童少女学得猜拳赌酒，甚至围猎泛舟，骑马击球。

因此，只要状元李亿有闲情逸致，鱼玄机可以陪状元作花样百出的游戏。

有一次，状元郎和鱼玄机并辔扬鞭，到大明宫外看女子击球。李亿以为这一下可以让鱼玄机大开眼界，因此事先不说明，想让鱼玄机惊喜一番。

“见过吗？”李亿不无得意地问。

鱼玄机笑而不语，聚精会神地观球。

球击到最紧急时。忽然，球场上绿队一翠衣女子坠下马来，眼看要被横冲直闯的马队踩着，那女子往后一团身，躲开群马的乱蹄；但她自己的那坐骑一时茫然，眼看在寻找主人时后蹄要踏在主人身上。看来，那女子跌得不轻，因为她几次想再次翻滚身子，躲开就要伤着自己的畜牲，却难以动作。鱼玄机见状，断然冲了上去，一只手挽起那女子，一只手扬起，抓住那惊马的缰绳，吁吁几声，那因无人指挥而乱蹦乱跳的马顿时平静下来。鱼玄机将那女子扶上马，牵着马走进场外树林。一忽儿，树林中再次冲出那

匹马来，马上挥舞球杆的翠衣女子竟是鱼玄机！

李亿一见，额手称奇，又有几分担心。两只眼睛随着鱼玄机的身影上下翻动，左右睃巡。只见她扯住缰绳让马人立起来，发出呼啸之声，正当其他球员愣怔在这罕见的怪招前时，她一勒缰绳，马儿顿时曲前蹄埋头往马群钻去。鱼玄机如翠蝶翻飞，一下随马陷入群马蹄下。李亿惊呼一声：“当心！”鱼玄机却已将球杆贴地抄去，眨眼间击中一球！

“妙哇！”李亿拍手欢呼。

顿时，场上掌声雷动。李亿见人群雀跃，不免更生得意之情，仿佛这是自己的一篇绝世华章一般。

球场下来，鱼玄机香汗淋淋，浑身乏力。但见李亿满脸胀得通红，不禁诧异。那样子，比球场拼搏的鱼玄机更兴奋。

鱼玄机不解地望着李亿。

“观球胜于击球。惊心动魄！”李亿憨笑。又赶紧掏出一方绢巾，递给鱼玄机，关切地说：“也真为你捏一把汗。万一摔伤了手脚，如何是好？”

鱼玄机感激李亿的怜爱，心里涨满幸福，婉然一笑，擦着满脸的汗水。

“我要娶你！”李亿看她那红扑扑的脸蛋，恍惚眼前是一片玫瑰花，情不自禁，不顾众目睽睽，拥着鱼玄机，痴痴地说。

“你早说过。”鱼玄机轻轻推开李亿，说要去更衣，向那片树林小跑而去。

她难道本就是击球女子？李亿迷惑不解。

二 妻妾成群

鱼玄机虽然是用花轿抬进李府的，却没有轰轰烈烈大放鞭炮和热热闹闹进洞房的场面。诰命夫人说买妾和买丫环一样，能给顶花轿是状元府的大方；鱼玄机没有伴嫁丫环闺中女友也没受到邀请，诰命夫人是不会让李府的人给她凑热闹的。

鱼玄机不在乎这些，她只要李亿。

李亿多情细心，在李府后花园里神奇地植起了一片玫瑰，就像武则天令牡丹雪天开花一样。鱼玄机的新房不在前院设偏房，而是在玫瑰园靠后院墙的一个小四合院里。东正房是鱼玄机的。其他摆布和前院一样。

玫瑰园里除了玫瑰还有牡丹芍药紫云英桃李竹兰桂梅，总之一一年四季都有花香飘溢。一棵老槐树旁有一间水榭凉亭，水池中还有睡莲和几十尾金鱼。

鱼玄机说李亿：“护花使者还是采花大盗？”

李亿说：“只采玫瑰花。”

“怕刺吗？”鱼玄机娇嗔地问。

新婚数日，李亿赋闲在家，等着补缺，终日和鱼玄机颠凤倒鸾，那玫瑰刺都被他的温情焐软了。每天日上三竿，俩人仍是紧闭房门，陶醉在温柔乡中。

清晨，诰命夫人命玫瑰园的仆妇李妈到东正房门前一遍一遍地贴门低唤。

“员外，夫人命奴婢前来请员外和新夫人去前厅用早茶。”为了有别于诰命夫人又尊重鱼玄机，李亿令府上人称

鱼玄机新夫人。为此，诰命夫人抗议说她是夫人我是谁？李亿说她不是夫人是奴婢？诰命夫人只好权且忍着。

李亿听到李妈叫唤，总是百般不悦又无可奈何，只得和鱼玄机勉强起床，到前厅应付应付。

诰命夫人却大摆威风，宣读家训。鱼玄机除了给丈夫敬茶还恭恭敬敬地给诰命夫人敬茶。这动作鱼玄机并不陌生，她端过酒，笑容可掬。诰命夫人却冷森森地说：“放下吧！以后要早早起床，不可贪欢，员外功名来得不易，还需留个好身子做官。不然，全府上下恁多人，吃什么？”

渐渐地，鱼玄机不愿再去前厅吃早茶。

李妈又到门前低唤，李亿不耐烦地说：“把早茶开到后院来！”鱼玄机拊掌。

李妈低声嘀咕着大约是不成体统之类的话，轻手轻脚去复命。不一会，李妈又来叫。

“夫人请员外和新夫人前厅用早茶！”

李亿知道夫人的牛脾气，他婚后几年几乎是在夫人厉颜正色的监督下读书的，稍有怠堕，夫人便坐在书案旁盯着字记读完某章某篇，不然不许上床睡觉，直到及第，李亿才如逢大赦。

看来拗她不过，李亿说声知道了，又哄鱼玄机：“起来梳妆，去应付应付，免得老婆子又来搅扰。”

鱼玄机抿嘴一笑，也不固执，起床梳妆。

鱼玄机几乎是一根一根地数着头发梳妆，丫环使女进进出出倒水送水换头油脂粉。好不容易才见她漱洗好抹了头油挽了发髻敷了水粉。

“给我画画眉。还有这儿，点玫瑰红胭脂。”她指着自